

□辛元戎

说不尽的王羲之

绍兴,有“名士之乡”的美誉。自古以来,不知有多少绍兴文士,用他们的笔,写下了富有思想性和艺术性,洋溢着家国情怀的文章和诗句,灿烂了中华民族的思想星空,充盈着我们的文化河流,而随着这些文章诗句的广为流传,也让绍兴之名一次次为天下人所熟知。

说到这里,就不能不提王羲之和他被誉“天下第一行书”的《兰亭集序》。随着历代倾心书道者对这一书法经典的心慕手追,反复临摹,永和九年,暮春三月,会稽山阴的那场雅集一次次再现于人们的笔毫之下,兰亭一会,俨然未散。绍兴的古称“会稽山阴”也因一回回打人们的心扉。这可谓自古迄今,文化名人作为地方形象作宣传和代言最为成功的案例。

随波逐流的羽觞

对王羲之来说,实在无意于代言,一切来得那样自然而然,水到渠成。

永和九年(公元353年)三月初三,担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,与名士谢安、孙绰、许询、支遁等42人,在兰亭举行消灾除凶,祈求平安的修禊活动,并由曲水流觞,饮酒作诗。所谓曲水流觞,是一种古老的游戏,据说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,南朝梁吴均《续齐谐记》中,就载有“昔周时城洛邑,因流水以泛酒,故逸《诗》云:‘羽觞随流波’”的语句。

沐着春风,王羲之诸人沿曲水而坐,盛酒的羽觞,随波逐流,停滞在谁的面前,谁就要作诗一首。这天,王羲之、司徒谢安、左司马孙绰等11人均赋四言诗和五言诗各一首;散骑常侍郗昙、前参军王丰之、前上虞令华茂等15人各咏诗一首;而侍郎谢琨、王献之等16人,羽觞漂到眼前,却“诗不成”,没能“完成作业”,被各罚酒三巨觥。

酒酣时,王羲之为集会者的诗篇作序,他手执鼠须笔,一气呵成,写下了著名的《兰亭集序》。整篇作品虽有涂改,但“字势雄逸,如龙跳天门,虎卧凤阙”,王右军(王羲之担任过右将军,人称“王右军”)醒后多次复写,也无法达到第一稿的水平。尤其为人所称道的是,全文有20个“之”字(因世传摹本不同,也有21个“之”字之说)和7个“不”字,均形态各异,无一雷同。《兰亭集序》因其高超的书法水平,被后世誉为“天下第一行书”,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千古名篇。

随着《兰亭集序》的流传,曲水流觞中使用的羽觞也被后人所熟知。羽觞又叫羽杯、耳杯,是古代的一种盛酒器具,为椭圆形、浅腹、平底,两侧有半月形的双耳,就像鸟的双翼,故名“羽觞”。

在绍兴参观博物馆时,笔者有幸见到了两种羽觞,一种为青瓷制成,另一种为木胎漆器。青瓷太重,想来盛酒后不待漂流,便会没于水中;而木胎漆器以其质轻,很适于曲水流觞。事实上,从全国来看,出土的羽觞中最多的是漆器类的。看着眼前展柜中的羽觞,我的思绪顿时飞回千里之外的家乡河湟谷地。西宁市的一座魏晋时期的古墓中曾出土过一件金扣蚌壳羽觞,与常见的木胎漆器羽觞不同,它的杯身为晶莹的蚌壳,光照之下,呈现



王羲之的第54代孙,嵊州市华堂村90岁的王伯江老人在展示书艺。

迷人的虹彩,蚌壳的边沿镶嵌着黄金装饰,以为杯耳,与杯身相映成趣,显得精巧华贵。在这座墓中,同时出土的一方刻有“凌江将军章”五字篆书的铜印,显示了墓主人的身份。

金扣蚌壳羽觞让我浮想联翩。一千六百多年前,在远离汉文化中心地带的河湟谷地,天暖气清之时,这位凌江将军在军务繁忙之余,是否也会像王羲之一般,邀上好友,曲水流觞,吟诗作赋?他平时书写公文和家书的字体,为何种风格?是有刀砍斧凿的粗犷之气,还是更接近“二王”的潇洒流美之风?

没想到,小小的羽觞竟把绍兴,把王羲之与我的家乡连接在了一起,让人作了一番思接千载的畅想。

《兰亭集序》的乐与悲

衡量一个地方的“文化土壤”是否丰厚肥沃,有一个指标,那就是看这里“出产”了多少成语和广为流传的诗句。在绍兴,如果详加统计,这绝对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煌煌之数。就拿《兰亭集序》来说,仅前两个自然段,就贡献了诸多耳熟能详的成语:群贤毕至、少长咸集、崇山峻岭、茂林修竹、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、清流激湍、曲水流觞、畅叙幽情。这些词,勾勒出一幅春意融融的郊游图。随着它们的广为流布,就给很多人留下了“和乐”是《兰亭集序》主基调的印象。然而,从文章的第三段开始,王羲之笔锋一转,情绪由“乐”转“痛”,他写道:虽然人们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,暂时感到快乐,甚至忘记衰老即将到来。但这一切,转瞬就会成为旧迹。况且寿命长短,听凭造化,最后都要归结于消灭。不仅如此,王羲之甚至发出了“岂不痛哉”“悲夫”这样更为直接的感叹。

这种对生命无常的深切体会,实在与很多人印象中潇洒不羁的王羲之相去甚远。返观王羲之所处的时代,就能明白这种体会的来源。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动荡离乱的时代,八王之乱、五胡乱华、衣冠南渡……战乱频仍,百姓流离,乱世之中,人的生命就像露水般朝不保夕,像草芥般随时可能被消灭。

再加上王羲之在官场上也不甚顺

意。写完《兰亭集序》后两年,他便在父母坟前发下重誓,再不做官。见王羲之这般决绝,朝廷也就不再勉强,随他去了。

《兰亭集序》中透露的无常感让我们明白,王羲之离官去职以后,为何会与道士许迈“共修服食”,不远千里地采集药石,遍游名山大川——勘破世间的无常,王羲之在以自己的方式,追求生命的解脱。

缘何独爱王右军

绍兴嵊州的金庭村是书圣归隐处。王羲之的旧居金庭观前,古柏森森,香樟如盖。观后的瀑布山草木葳蕤,王羲之就葬在山上。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路,两旁苍柏葱郁,沿此攀爬,不久便到了王羲之墓前。那天,参加中国副刊研究会年会,来自各地的近两百名副刊编辑,庄严地三鞠躬,向千古书圣致敬,向中国书法文化致敬。墓的右下方,有东瀛书法团体所立的石碑,镌刻着他们用隶书写成的《兰亭集序》。历史上,随着中国书法文化的传播,对王羲之的推崇,也从中国扩展到周边的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国。

王羲之的书圣名衔并非自始就有的。晋末至梁代,其子王献之(小王)的书名超过了王羲之(大王)，“献之冠世”“比世皆尚子敬(王献之字子敬)书”，就是对这种现象的客观描述。但梁武帝萧衍十分喜爱大王书法,首先以帝王身份推动王羲之“书圣”地位的确立。

到了唐代,王羲之又有了一个超级崇拜者——唐太宗。李世民亲自撰写《晋书·王羲之论》,他评论了钟繇、王羲之、萧子云等自三国以来最有影响力的几位书法家,一一指出了他们的缺点,得出结论:“此数子者,皆誉过其实”“区区之类,何足论哉!”其中,论及王献之时,认为小王书法虽好,但不及其父,他还贬低小王的字“如隆冬之枯树”“若严家之饿隶”。而对王羲之,唐太宗却毫不吝惜赞美之词:“所以详察古今,研精篆素,尽善尽美,其惟王逸少(王羲之字逸少)乎!”

唐太宗派朝廷官员巧取豪夺,得到《兰亭集序》真本后,大为欢喜,将其置于座侧,朝夕观赏,就像他自己所说,“玩之不觉为倦”,而且“心慕手追”,反复临摹。李世民的行书作品《温泉铭》《晋祠铭》等,都带有王羲之的笔意。在唐太宗推动下,全国兴起了学习王羲之书法的潮流,从达官贵族到普通读书人,无不以王羲之的书法为宗。

王羲之成为名冠千古的书圣,是因为他把汉魏质朴古拙的书风转为秀丽俊逸的书风,实现了突破,也是他让书法成为表达心性、与襟怀的艺术。

王羲之书法这样受人喜爱,是因为他与我们既有共同点,也有不同处。共同点在于,他的书法雄强与妍媚并存,“不激不励,风规自远”,符合中国人以中庸为美的审美观念。不同之处在于,随着魏晋风流时代的远去,王羲之体现在他书法中的洒脱不羁、萧然自得的性格和风度,后世之人虽然心向往之,却无法企及。正是“同质”与“异质”的并存,让二王书法具有无可比拟的吸引力。

后人孜孜不倦地学习《兰亭集序》,不仅出自对其线条美感的欣赏,更是对这种美感的来源——王羲之“飘若浮云,矫若惊龙”气质的崇拜、向往和追求。在临摹《兰亭集序》的时候,我们也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到王羲之的人格状态,从而让自己的精神需求得到了些许满足。

不容忽视的高峰

自魏晋以来,“二王”一脉成为中国书法的主流,无数书家从这里汲取养分,成就了自己。虽然颂扬者居多,但对王羲之的书法也并非没有贬抑的声音。

李白在《草书歌行》中直言,王羲之“古来几许浪得名”;韩愈在《石鼓歌》中说,“羲之俗书趁姿媚,数纸尚可博白鹅”。我想,这倒不是他们真的认为王书不足为贵,而是为了褒扬其他书法家和书法作品,采用的一种手段,李白用抑王来突出怀素书法的高超;韩愈则贬王书为“俗”“媚”,反衬石鼓文的古茂浑劲。

王羲之作为中国书法史上的参天古树,后来者既要从他那里汲取营养,又必须走出他投下的阴影,方能成就自己。于是,自出机杼,不写“奴书”,不做“书奴”,成为历代有见地者的书法追求。黄庭坚清醒地看到,“世人尽学兰亭面,欲换凡骨无金丹。”苏轼则不无自豪地说:“吾书虽不甚佳,然自出新意,不践古人,是一快也。”到了清朝,文字学兴盛,大量古代碑碣被发现,书法碑学兴而以“二王”为宗的帖学衰,人们开始崇尚学习魏碑。碑学大家金农诗曰:“会稽内史负俗态,字学荒疏笑驰骋。耻向书家作奴婢,华山片石是吾师。”可以看作清朝碑学兴起的宣言。

碑学兴,是对“二王”在书坛独领风骚一千几百年的“反动”,是在谋求书法的创新。实际上,王羲之的书法正来源于创新,他在广学古人的基础上加以融汇变革,完成了中国书法从古质到今妍的书风转变,从而成为千古书圣。王羲之在其父的显赫成就面前,保持独立之精神,创立了自己的书风,才能与之比肩而立,并称“二王”。而后世凡在书艺上有大成就者,也无不在学习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,方能书史留名。

对王羲之,有人尊其为“书圣”,也有人贬其书为“俗书”“无丈夫气”,呈现两极分化之势。这种现象,让人想到了西方心理学领域的大宗师——弗洛伊德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学派,对西方的宗教、哲学、教育、文学、艺术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他之后,西方心理学领域,凡有欲开宗立派者,要么尊其为祖师爷,在弗氏精神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有所增益,便能衍生为一派;要么对他持批评态度,先大力驳斥和否定精神分析理论,方能确立自己的学说。

对于王羲之和弗洛伊德这样的人物,无论你心怀崇敬还是极力否定,都无非在用不同的方式证明,在其领域,他们绝对是你无法绕开、不容忽视的一座高峰。

本版照片除已署名外,均由辛元戎摄



《羲之笔鹅图》。

(明)陈洪授作



王羲之墓前,来自全国的近两百名副刊编辑缅怀书圣。



王羲之后代生活的嵊州市华堂村环境十分清幽。



体验曲水流觞的风雅。



《曲水流觞图》(南宋)刘松年作